

# 女冠谢自然“升仙”传奇考

□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丽容 暨南大学古籍所 王 颀

**摘 要** 在唐代女冠之中,唐人吟咏其“白日升仙”的谢自然,非常著名。谢自然“升仙”的真相究竟如何,不得而知。不过,宋、元、明以降,谢自然的“胜迹”遍布于乡里的山陵,百姓们更愿意将之视做真正的神灵来祭祀、供奉。

**关键词** 女冠 谢自然 升仙 传奇

唐代韩愈的《昌黎先生集》卷1《谢自然诗》:“(果州谢真人)上升,在金山。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,白昼轻举。郡守李坚以闻,有诏褒谕。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。童孺无所识,但闻有神仙。轻生学其术,乃在金山。繁华慕绝,父母慈爱捐。凝心感魑魅,恍惚难具言。一朝坐空室,云雾生其间。如聆笙竽韵,来自冥冥天。白日变幽晦,萧萧风景寒。檐楹暂明灭,五色光属联。观者徒倾骇,踟蹰讵敢前?须臾自轻举,飘若风中烟。……噫乎彼寒女,永托异物群。感伤遂成咏,咏者宜书绅。”<sup>[1]58-59</sup>

诗中主人公谢自然自幼入道,到了14岁时,就已断绝饮食。李昉《太平御览》卷662:“谢自然,女道士也,果州人。”<sup>[2]958</sup>《太平广记》卷66记载:“(谢自然)年十四,其年九月,因食新稻米饭,云尽是蛆虫,自此绝粒……自此犹食柏叶,日进一枝。七年之后,柏亦不食。九年之外,仍不饮水。贞元三年三月,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《紫灵宝篆》。”<sup>[3]408</sup>

此后六年,这位“谢真人”行为怪异,不但引起地方长吏的怀疑,甚至连父亲谢寰都视为怪异。但是她的能力更是灵奇,似乎不得不使人信服。“贞元六年四月,刺史韩侂至郡,疑其妄,延入州北堂东阁,闭之累月,方率长幼开钥出之,肤体宛然,声气朗畅,侂即使女自明师事焉。”<sup>[3]408-409</sup>谢自然之父“谢寰”一名,又见于地方存碑。王象之《舆地碑记目》卷4:“谢寰《山灵泉碑》,谢真人父讳寰,所居名谢寰山。山有院,名灵泉,有一唐碑,字多讹缺。”<sup>[4]15</sup>而“韩侂”,也确曾任“果州刺史”。林宝《元和姓纂》卷4:“侂,果州刺史。并云昌黎人,延之族弟,后居焉。”<sup>[5]24</sup>

第二年,即贞元十年,正是谢自然被认为白日飞升的时间。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:“贞元十年三月三日,移入金泉道场。其日,云物明媚,异于常景。自然云:‘此日天真群仙皆会。……须臾,五色云遮亘一川,天乐异香,散漫弥久,所著衣冠簪帔一十事,脱留小绳床上,结系如旧。刺史李坚表闻,诏褒美之。’”<sup>[3]409-413</sup>此外,《舆地碑记目》卷4也论及:“唐《金泉山仙居述》,唐大和五年,果州刺史韦公肃文,在山上。”<sup>[4]14</sup>

## 二

五代沈汾的《续仙传》,则将兹南充“女冠”谢自然与天台“道士”司马承祯联系起来。《续仙传》卷上《谢自然》有述:“后闻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居玉霄峰,有道孤高,遂诣焉,师事承祯。……传授上清法。”<sup>[6]18-19</sup>

谢自然拜司马承祯为师学道,《悟真篇》卷上记载:“谢回舟寻访,赤城果遇子微,授其道修之。不数载,白日升天。”<sup>[7]4</sup>而邓牧《洞霄图志》卷5《司马天师》:“女真谢自然,沉海欲诣蓬莱求师……自然遂还,求之得度。”<sup>[8]7-9</sup>

天台“道士”之司马承祯,在唐代是极为著名的道教中人。《旧唐书》卷192《隐逸传》中有其传:“道士司马承祯,字子微,河内温人。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。少好学,薄于为吏,遂为道士。事潘师正,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。……以承祯王屋所居为阳台观,上自题额,遣使送之,赐绢三百匹,以充药饵之用。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绛至其所居,修金篆斋,复加以锡赉。是岁,卒于王屋山,时年八十九。”<sup>[9]5127-5128</sup>而刘肃的《大唐新语》卷10《隐逸》:“睿宗深加赏异,无何,司马承祯苦辞归,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。”<sup>[10]158</sup>

司马承祯卒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(727),享年89岁。而《太平广记》卷66记载谢自然:“年十四……自此绝粒。……自然绝粒,凡一十三年。”<sup>[3]409-413</sup>即唐德宗贞元十年(794)谢自然飞升之时为27岁,考其生年,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二年(767)。也就是说司马承祯死后三十多年,谢自然才出生,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。谢自然师事司马承祯之事乃是谬误。也有以“谢自然”作“焦静真”者。《续仙传》卷下《司马承祯》:“时女真焦静真泛海诣蓬莱求师,至一山,见道者指言曰:‘天台山司马承祯,名在丹台,身居赤城,真良师也。静真既还,诣承祯求度,未几,升天。尝降谓薛季昌曰:‘先生得道,高于陶都水之任,当为东华上清真人。’”<sup>[6]2</sup>

## 三

关于韩愈所作《谢自然》诗的含义,真所谓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释契嵩《镡津集》卷19《非韩第二十九》:“韩子(愈)前作《谢自然》诗,而讥斥神仙异端者,语句尤厉。今方降为郡,乃自衰变动,尤惑兄事仙翁异人,帖帖然愿欲伏为其门人,扫洒厅宇以候之,凭其言而望脱去迁谪,以酬其待用之志也。”<sup>[11]471</sup>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59《读文集韩文》:“《谢自然诗》[韩愈]指其轻举之事为幽明杂乱、人鬼相残,不知人生常理,而弃其身。卓哉!正大之见乎!”<sup>[12]23</sup>

宋人吕午认为韩愈诗中有“告诫、感伤”之意,而元人刘将孙则作了非常清晰的解释。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卷35《慈竺院记》:“昔韩吏部于《谢自然》深致其告诫、感伤之意,至咏《华山女》,颇独假借,得非以雾阁云窗,追攀不可,其持守甚严,有以自拔于流俗者欤?”<sup>[13]36-37</sup>《养吾斋集》卷17《汴梁路栖云观记》:“若李之母(王守志)、子(李妙元)奋于孤子,喘息相倚,不苟附托,周旋澹泊,经营节缩,以有栋宇,传之后来。迹其事师服勤之初心,岂希觐于度世成仙者哉?母子至情也,孝节一理也,即其不忍于弃捐,天下念之矣。东坡(苏轼)谓无仙则已,有则非斯人,谁宜为仙?未易言也。予独本其初、谅其志,而栖云为可传矣。韩昌黎(愈)赋《谢自然》诗,为吾徒者喜诵之,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、绝影响,而离世之所托,倘非所谓仙,则不得其所归。”<sup>[14]21</sup>

“飞升”既然虚妄,眼前所见超乎“自然”的现象,或者是奸巧道士的障眼法(类似今日的魔术),又或者只是韩愈的个人想象。宋代

# 西周乐官制度研究

□ 吉林师范大学 谭黎明 欧阳缙熠

**摘 要** 西周礼乐文明昌盛,乐官制度内容丰富,乐官听音知律、祭祀登歌,既主持礼乐活动,又负责音乐的声教传播,对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**关键词** 西周 乐官 乐官制度 大司乐

西周时期,典章制度完备,尤其是礼、乐,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,不仅占据重要地位,而且成为一种制度。礼是不能独行的,必须和乐配合在一起,因此,在古代,礼、乐不分。不同的礼仪活动,都按不同的音乐来进行,使用的音乐是有严格规定的。此外,西周还设立乐官,管理音乐方面的事宜,可见,音乐在西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## 一、音乐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

西周的礼制有细致而完整的规范,乐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祭祀工具和礼仪工具,也在规范之列,故又称礼乐制度。西周的礼乐制度,相传由周公制定。周公所制定的礼,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、道德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总称,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。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。舞乐的规模,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。

周初,周王室为了维护政治统治,通过“兴正礼乐”,以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。周代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活动,都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中。从史籍的记载看,周礼仪活动内容相当繁复,在祭天地、宗庙、大飨、燕礼、大射以及乡饮酒、王师大献、行军田役等礼仪活动中,都有音乐活动。祭祀天地、宗庙的音乐,一般用“六代乐舞”,大飨礼,即天子飨诸侯,或诸侯相飨,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<sup>[1]864-872</sup>中有对大飨九种礼

节与所用音乐的具体说明。燕礼是周代君臣宴饮之礼,《礼记·燕礼》对宾主献酬之后,乐工鼓瑟吹笙、演唱歌诗的音乐行为有详细记录。

由于礼仪活动是为了维护王权制度的形象,因此,出于对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,西周礼乐制中自然会强调音乐行为上的等级规范,并形成一整套制度。如在大射礼仪活动中,由于等级地位高低不同,所奏的乐曲也不同。如在大射礼仪活动中,由于等级地位高低不同,所奏的乐曲也不同。《礼记》<sup>[1]1076</sup>、《周礼》<sup>[2]1804</sup>都记有天子以《騶虞》为节,诸侯以《狸首》为节,卿大夫以《采芣》为节,士以《采芣》为节。在宴享娱乐中,乐队、乐舞的编配与规模大小上,制定有严格的规章。有关对成套编钟、编磬的使用,《周礼·春官·小胥》中提出的规则是“正乐悬之位:王宫悬,诸侯轩悬,卿大夫判悬,士特悬”,在乐舞队列规模的安排上,亦有“佾”数(行列)的限定,如《左传》记载:“天子用八,诸侯用六,大夫四,士有二。”即分别用八佾、六佾、四佾、二佾的规定,一佾即一个由八人组成的行列。乐曲的应用也有明确的规定。如《雍》只能在天子祭祀时撤除祭品之时使用,《三夏》是“天子享元侯之乐”,《文王》是“两君相见之乐”等。这些规定如果违反便是“僭越”或者“非礼”。在春秋时,孔子的眼里,这些仍然作为周礼乐等级制的象征,孔子对鲁国的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所表示的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”的愤慨态度,表明周礼乐等级制度在他

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12:“白日升天之说,上古无有也……韩退之(愈)集载《谢自然》诗曰:‘须臾自轻举,飘若风中烟。人多以为上升,而不知自然为魅所着也。故其末云:‘噫乎彼寒女!永托异物群。’”<sup>[1]538</sup>明代杨慎《升庵集》卷73《谢自然》:“谢自然得非妖道士挑之以奔乎?是以圣人无语怪,而士君子深恶而痛绝之,亦以避祸而远辱也。”<sup>[1]63-4</sup>这里猜测谢自然被道士“挑之以奔”,真的很有意思。“挑之以奔”是很有可能的,以致道士用编造的升天谎言掩盖真相,骗取信徒的信任和皇帝的嘉奖。

除了韩愈,还有施肩吾以及中晚唐士大夫范传正、夏方庆、刘商等都有以其“过旧山”、“还旧居”为主题的吟咏。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42《谢自然却还旧居》:“仙侣招邀自有期,九天升降五云随。不知辞罢虚皇日,更向人间住几时?”<sup>[1]75</sup>字里行间的意似乎写的是“升仙”以后的归返。杨慎《诗话补遗》卷2《谢自然升仙》:“谢自然女仙,白日飞升……盖谢氏为妖道士所惑,以幻术贾迁他所而淫之,久而厌之,又反旧居。观[刘]商诗中所云‘仙侣招邀’意在言外,惜乎昌黎又不闻也。然则世之所谓女仙者,皆此类耳。”<sup>[1]83-4</sup>这里认为的谢自然可能为妖道士迷惑而淫奔,其实是假借升仙遮人耳目而迁居别处,后来被厌弃而返旧居,代表了后世部分人对于谢自然的怀疑。

世上本无御风驾云的神仙,尽管没有任何明显“诈骗”的证据,然而后人的猜测未必没有道理。不过,随着时光的流逝,仍是美好的

愿望成为主导。宋、元以降,直至明、清,相关谢自然的“胜迹”,几乎遍布于“果州”亦“顺庆府”治“南充县”的许多山陵。勿论当年韩愈的创作态度如何,勿论后世儒生的议论倾向如何,百姓们却更愿意将谢自然视做真正的神灵,而将地方的祭祀、供奉维持长久。究其原因,“绿发童颜”毕竟是十分美好的形象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韩愈.谢自然诗.昌黎先生集(卷1)[M].《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》影印本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.
  - [2]李昉.道部四·天仙.太平御览(卷662)[M]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涵芬楼影印宋刊本,1960.
  - [3]李昉.谢自然.太平广记(卷66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
  - [4]王象之.舆地碑记目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卷4.山灵泉碑.
  - [5]林宝.元和姓纂(卷4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6]沈汾.谢自然.续仙传(卷上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7]张伯端.七言四韵.悟真篇注疏(卷上)[M].翁葆光.注.戴起宗.疏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8]邓牧.司马天师.洞霄图志(卷5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9]刘昉.隐逸传.旧唐书(卷192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  - [10]刘肃.隐逸.大唐新语(卷10)[M].许德楠.李鼎霞.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  - [11]释契嵩.非韩第二十九.谭津集(卷19)[M].《宋集珍本丛刊》影印元刊本.北京:线装书局,2004.
  - [12]黄震.读文集韩文.黄氏日抄(卷59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13]祝穆.慈恩院记.古今事文类聚前集(卷35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14]刘将孙.汴梁路栖云观记.养吾斋集(卷17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15]葛立方.韵语阳秋(卷12)[M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.《历代笔记小说》影印本,1995.
  - [16]杨慎.谢自然.升庵集(卷73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17]洪迈.谢自然升仙.万首唐人绝句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  - [18]杨慎.谢自然升仙.诗话补遗(卷2)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★作者杨丽容为博士,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,汪题为博士,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,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,高丽大学东洋史系客座教授。